

錦歌

謝夢萍著



織錦歌

記織綢女工韓秀芬先進事跡

姚翠萍 著

春風文藝出版社

1964年·沈陽

韓秀芬是安東絲綢一廠女工，全國知名的勞動模範。在黨的培養和教育下，她由揀煤核的苦孩子成長為先進工人、共產黨員。在工作和生活中，她時刻考慮到黨的利益，集體的利益，毫不計較個人得失；哪里有困難就到哪里去，主動站在困難的崗位上，曾經六次搶過困難；不僅她自己前進，而且帶領着群眾前進，並能聯繫群眾，關心群眾。

這部報告文學，較生動地描述了韓秀芬這種共產主義風格的事跡。

織 錦 歌

姚翠萍 著

☆

遼寧文藝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中里12號）遼寧省文化局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3號
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遼寧省新華書店發行

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張·71,000字·印數21—35,000 1964年2月第1版
1964年2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：T10158·395 定價(5)0.26元

目 录

一 珍珠山下.....	1
二 家庭风波.....	6
三 考 驗.....	10
四 小崔的轉变.....	19
五 老馮头.....	27
六 热情的关怀.....	32
七 进 京.....	37
八 再破难关.....	43
九 指路灯.....	52
十 深沉的爱.....	56
十一 新的鼓房.....	60
十二 拜 年.....	67
十三 一角二分錢.....	75
十四 助人为乐.....	79
十五 步步登高.....	85
十六 你追我赶.....	90
十七 友情四方.....	99
十八 更上一层楼.....	104
十九 火車在飞奔.....	109

一 珍珠山下

清清的大沙河，曲曲弯弯地从深山里流下来，冲到珍珠山的根底下，打了一个急漩，又顺着山底下青色的岩石，平平稳稳地向南流去，穿过安东市的街心，一直往轻波荡漾的鸭绿江奔流，然后，进入了骇浪滚滚的黄海里去了。

珍珠山不算大，却非常雅静。每当春风掠过鸭绿江的时候，朝阳坡的迎春花总是先咧开嘴笑，黄登登的，香喷喷的，怪招人喜欢。站在山顶上往下望，一幢幢整齐的紅磚瓦房，在灿烂的阳光下，又鮮丽又雄壮，这就是安东絲綢一厂。高大的烟囱，几乎和珍珠山尖看齐，一团团濃烟从烟囱里冒出来，升上了高空，又慢慢消散在天空中的云彩里，随着东风游去。

工厂里有个寬綽的四方大院，可能是天然的生植，更可能是园丁們的精心莳弄，长了些花花草草，有象珍珠山上那样好看的迎春花，还有粉紅色的桃花、雪白的梨花、紫色的丁香，美极了！这真是美工們設計絲綢图案的好地方。其实，在織綢車間里又何尝不如此！五彩繽紛的絲綢，有的宛如朝霞升起，有的好似瀑布直泻；有初夏怒放的牡丹，也

有傲霜嬌艷的蜡梅。这里，是織綢女工的劳动場所，也是富有詩情画意的百花园。

話說一九五九年春天，也是百花盛开的季节。下班的工人們，胳膊窩夾着飯盒子，說呀，笑呀，扯着几条人流往四面八方散去。

这时候，也急坏了一个人，織綢車間甲班五組組長姜其芳，被一个女工糾纏得脫不出身来。这个女工，多說有二十四岁的光景，短发別在耳丫后边，个儿不算高，胖敦敦的，丰满而白淨的臉龐上，生着一双笑咪咪的眼睛，使人一看，覺得怪亲切的。她这时挺焦急，就象急于远行而又沒赶上火車那个样子。組長走一步，她跟一步；組長走两步，她跟两步。最后，組長沒奈何地說：

“秀芬啊，你实在要織‘五〇〇一’，咱組也有两台机，你何必要到四組去？”

“听你說的！”韓秀芬更急了，象受了委屈，提高嗓門說：“俺是为自个嗎？为自个俺就不去了。你是車間的帶班工会主席，四組完不成計劃，你臉上光彩？”

“我不是扯你的后腿，秀芬，你是个老技工，又是先进生产者，你走了，撂下这些青年咋整，再說……”

正在这个节骨，王工长从外边走过来，韓秀芬撂下姜其芳，就搶到王工长眼前：

“王工长，俺要求到四組去，你批不批？”

王工长被她这突如其来的冲勁兒，弄楞了，停了一会儿

說：“你們是全廠的先進小組，調個人得經黨總支批准。你先等等，我和宋書記核計核計……”

征服困難心切的韓秀芬，沒等王工長和宋書記研究，脫下白色工作服，往肩膀上一搭，就登登登地跑到車間黨總支辦公室里去了。

總支書記叫宋宗岳，是個辦事挺穩當的中年人。這時，他正在和車間姜主任商量如何突破四組的難關。他見韓秀芬推門進來，就笑着迎上去，讓她坐下。她似乎來不及坐下，站在桌子上，開口就象放連珠炮似的，但語氣變得柔和多了：

“宋書記，這是怎碼事兒？四組碰到了困難，俺要求調去幾次也沒批准，叫人心里急得冒火……”

宋書記一聽，心里暗暗高興，就瞟了旁邊姜主任一眼，會心地笑了，好象說：這才是沖鋒陷陣的闖將哩！可他還是盡量抑制自己的感情，把自己考慮到的去四組將會產生的問題，以試探的口氣問韓秀芬：

“‘五〇〇一’這個玩藝可不好對付呀，規格質量要求的挺嚴，再說四組的工作也不大好開展，這些，你考慮了沒有？”

“俺考慮了，考慮也不是一天半日了！困難俺不怕，你在講黨課的時候不是說的明明白白，一個黨員就應該以身作則，帶頭到最困難的地方去嗎！”

宋書記想了想，又提出一個問題：“到四組去，乍開頭工資要少拿咧，這你想了沒有？”

“想啦，一个党员成天净想着钱，让群众看啦，咱们党员就太不高尚了！”

宋书记接着又问了她很多具体问题，都得到秀芬干脆而满意的回答。这时，宋书记已经知道秀芬并不是凭一阵热血冲动才提出来的，而是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。

秀芬说得好：“俺过去当班团支部书记的时候，动不动就跟青年讲个人利益要服从党的利益，眼下生产有了困难，俺这个党员还能被吓住了吗？到四组去少拿工资俺也知道。少拿就少拿，俺两个人每个月收入一百多元钱，三口家，还是美美的日子。你说对不？”

宋书记高兴地从凳子上站起来，说：“好，秀芬，一个党员就应该是这样！我和姜主任商量商量就通知你。”

韩秀芬乐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忙转身，指着姜主任对宋书记说：“姜主任在这！你们商量吧！”

姜主任把手一拍：“我同意！”

“好啦！好啦！”韩秀芬抬脚就要往外跑。宋书记忙把她叫住：“回来！回来！我再问你，你到四组去打算怎么个干法？”

“好好钻研技术呗！”韩秀芬不加思索地回答。

“这还不够。你自己技术提高了，别人怎么办？”

书记这一问，倒把韩秀芬问楞了。她这才觉得自己想得太少了，把事情考虑得太容易了。她又抹身走回来，瞪大眼睛，欣喜地瞅着宋书记，好象一个饥渴的婴儿在急切等待着

母亲甜滋滋的乳汁，使自己尽快地成长起来。

性格憨厚的宋书记，把韩秀芬叫到跟前坐下，就象对一个即要去冲锋陷阵的战士那样，把四组的情况作了全面的介绍。四组青年工人比较多，干活也有冲劲，但技术还不够熟练，特别是有些青年，情绪还有些波动，面临着这样一个情况，不是一个人去就能够冲破质量关的。

宋书记介绍到这里，看了看韩秀芬，她认真地听着，不时地点着头。宋书记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秀芬同志，到四组去困难是有的，但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不怕困难的，冲破一道困难，就是前进一步。你去吧，党支持你，大伙也欢迎你。但有一条千万要记住：不要忘了群众……”

宋书记的话使韩秀芬更加坚定起来，她两眼炯炯有神，兴奋和激动都交织在心头上。这个爽朗的女工，在这时倒没有说得更多，而把一切都放在未来的行动中。

宋书记把她送到门口，她浑身轻松愉快，满面喜气地往家走去。

二 家庭風波

珍珠山朝陽坡下邊，是一片新蓋的紅磚瓦房，有不少織網工人住在这里。一到下班的時候，这里可够熱鬧的了：有人背起嶄新的魚網，翻過珍珠山，到大沙河去捕魚；有人抱起孩子，在街上逗得咯咯直笑；有人把二胡架在膝蓋上，唱起“月下追韓信”來……工人的生活充滿了樂趣，把一天的疲勞趕得一干二淨。可是這時有人吵起來，就是西頭前幢那家。開頭，語聲不高，後來，就拉開嗓門兒了。鄰居一聽，是韓秀芬和她愛人王德智的動靜。

樂顛顛的日子，为啥要吵架呢？未談這件事兒之前，先說說韓秀芬的為人。

論性情，她是個响叮當的女人，心直口快，見什么不公道的時候，她非得說几句不可。用她的話說：“我不說，心里憋得慌，睡覺也不安穩！”這話大伙都承認。你看吧，誰織了殘網，她要問個究竟；誰開會不參加，她也過問過問。有的事情，她追根問梢，人家不放聲；可有的人就不痛快，說她多管“閑事”。

有一次，她小組里有個漂亮姑娘，被一個品質不太好的

男子釘上了，这个姑娘不知男的底細。韓秀芬聞風就找上門，对姑娘說：“你是什么人，他是什么人。算了！着急？象你这样姑娘还怕老在家里！”姑娘听这话，很感激她。可在有些人眼里，她这个“閑事”管的超出“格儿”了，但秀芬根本不在乎这些。

她生第一个孩子艳丽以后，每次到托儿所給孩子喂奶，就是舍不得离开，把孩子擎起来，亲一口，逗一逗。三亲两逗把喂奶的时间超过了。有的孩子媽媽就說：“哼，就她嘴大，当閨女时說咱不遵守时间，这回瞧她的！”

秀芬听了以后，有很多感触。可不是怎的，沒結婚以前，她就看不慣那些結了婚就被丈夫、孩子扯住后腿的女人。如今临到自己的头上来了，怎么就不要强了呢？再說，影响生产还了得！她把心一橫，再去給孩子喂奶，干脆不給孩子臉儿看，喂完了奶，抬脚就走，孩子沒看見媽的臉，也不哭了。

为这些事儿，王德智沒少埋怨她。埋怨是埋怨，可他挺体贴她，下班帮助她抱孩子、洗衣裳、做飯……

唯独这一次非同小可。这就說到两口子吵架上面来。

韓秀芬要求到第四組的当天晚上，就高高兴兴地对爱人說：

“今晚上換地方啦。”

“換什么地方？”老王認為她在跟自己逗笑話哩；又一看，秀芬挺正經，就忙問：“到哪儿？”

“到四組。”

“去織‘五〇〇一’？”老王有点惊愕。

“嗯。”

老王一着急，說話就有点結巴：“誰……誰叫你去的？是調的，还是自……自願？”

韓秀芬看他急成这个样子，就憋不住笑了，边笑边說：

“这还用問，自願唄！”

老王有些恼火：“平日看你挺精，到要勁儿上就傻透了。別人沒干好，你去就行，就显你技术高！我不是打你的高兴，就凭你这两下子，趁早老老实实呆着吧！別去丢人，爬得高跌得重。”

韓秀芬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她哪能听这一套。她頂了上去：“你別从門縫瞧人把人給看扁啦！你說俺这两下子不出奇，俺还一定要去較量較量！俺是一个党员，可不是胆小鬼！”

这一句話，噙得王德智半天沒說出話来：“好好好，我是胆小鬼，我再还不管你哩！”

王德智也是个織綢工人，和秀芬在一个車間。可是和秀芬比起来，就差了，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，吃饱了，乐乐呵呵就是好生活。別人就曾經指着他說过：“你呀！你呀！怎么搞的。再看看你老婆，你怎么不学着点！”王德智听这话，心里很不痛快哩，觉得在老婆身上丢了丑，心想暗暗使把勁儿。可一到开会的时候，他不是坐在黑脊兒，就是坐

在門旁，瞅別人看不見——溜了。你再找他，他准在球場上。

“五〇〇一”柞蚕綢为什么使老王这么不安宁呢？

这种綢是出口产品，規格質量卡的丁是丁，卯是卯，絲毫不含糊。四組的同志急得抓耳撓腮，質量老提不上去，总在百分之五十上下晃蕩。当时，韓秀芬在五組織“一〇〇二”綢，可以說是老把式，在技術上是拿得起來放得下，機台一開，梭子嘩嘩响起來，不忙不亂，輕松愉快，完成計劃月月領先。到四組去，乍開頭，工資要減少一半；若是去攻不下困難，還弄個不光彩，所以引起老王“你傻透了”這句話來。

韓秀芬對這些也考慮過，可是她知道我們生產的各種絲綢外銷很多國家。她想到這裡，心裡有一種無法形容的興奮，幾乎要挺挺腰杆、捶捶胸那麼自豪。她堅定了決心，什麼錢不錢名不名的，早拋出九霄雲外了。……

兩口子爭吵了半天，鬧了個不歡而散，王德智連飯也沒有吃，就走了。

三 考 驗

韓秀芬一覺醒來，見老王爬起炕，把自己拾掇拾掇，一聲不吭，抬屁股就悻悻地走了。

韓秀芬把孩子收拾得利利索索，鎖上門，就往廠子走去。她看老王那細高個兒，在頭前一顛一顛地走着，心裡有些生氣，也知道他昨晚上的火氣還沒消。可是想到自己在爭吵中沒讓“一寸土地”給他，又暗暗地高興。

把孩子送到托兒所，她邁着輕盈的步伐走進了車間，穿上了雪白的工作服，把圓形小白帽往頭上一扣，兩邊鬢髮理在耳朵後，滿身精神，就高高兴兴地來到了第四組。

大伙看見韓秀芬來上班了，都高興地向她點頭，表示歡迎。更高興的，還是這小組的組長閻英全和工會組長劉學廣，他倆笑着跟她打招呼。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，正當他們碰到困難的時候，有人竟甘願擲下輕快活兒，來支援他們，這怎能叫人不從心眼里高興呢！

韓秀芬向組長報了到，就興高采烈地对正在低頭看機的宋師傅說：“宋師傅，我到你們組來啦！”

“來就來唄！”宋師傅連頭也沒抬，冷冰冰地回了一

句。

韓秀芬一时不知怎样好了，心想：“她是不欢迎我来嗎？”正在左右为难时，她一抬头，看见她三姐韓金兰在瞅她。她从三姐的眼睛里，看到了深情、激励、沉着、坚定的神色。韓秀芬向三姐微微点了点头，又欣喜地走上了自己的机台。

吃饭的时候，工人们都不愿到休息室里去，她们把饭盒子拿到车间里来，围坐在机台旁边，仨一帮、俩一簇，一边吃饭，一边说笑，就象生活里有说不尽、道不完的乐趣。

韓秀芬自然不能例外，她夹着饭盒往人群里走去，刚走到小刘和另几个女工跟前，“轟”一声，她们都端着饭盒走了。韓秀芬的脑袋象被什么捶了一下，也“轟”了一下子。这个性情泼辣、心直口快的人，哪能忍受得住呢？不，她忍受了。她要求到这个小组来之前，虽然没想到这一层上来，可是宋书记替她想得周到，给她指出了明确的方向。要是过去，她也许忍受不住，非吵个痛快不可。可是今天，她用一個党员应起的作用忍受了这些。

从这儿以后，一些冷言冷语，就没少往她的耳眼里灌：

“听说她是自个要求来的。”

“哼，她是三头六臂，来了就能把困难吓跑！”

“不逞强，怎能显出积极来！”

“先进生产者嘛，少拿工资也乐意！”

.....

下班回家，韓秀芬把孩子放在炕上，就不象往常那样有說有笑了。老王坐在靠窗台的床上，連看也不看她一眼。

韓秀芬心里有話不說，就憋得慌，还从来不“忌恨”人。她自己把昨晚爭吵的事儿忘了，認為老王也不記得了，就說：

“怪不得四組生产沒搞好，你看有些人就……”

她還沒說出餚儿来，就被老王一陣“机关枪”給堵了回去：“得得得，誰叫你去的？我是胆小鬼，咱沒有那个金剛钻也不去攬那份瓷器活儿！哪都显着你，你不去，‘五〇〇一’就不出口啦！”

韓秀芬气得臉都紅啦！对个别同志的冷言冷語，她可以忍受，对自己的爱人，对他說出这些不入耳的話儿，再也忍受不住了。

“俺对你說了嗎？”

“屋里还有誰？”

“俺願意对誰說就对誰說。你說俺不行，俺偏要干出个样儿来給你看看。俺是共產黨員，俺入党不是为了名声好听。誰象你，吃饱了喝足了，什么也不挂在心上。”秀芬越說越气，最后来一句狠的：“你簡直是耗子眼睛，只看碗边上的米粒！”

“好好好，你看得远，我不惹你还不行嗎？”老王知道自个理短，向秀芬搖搖手，推門又走了。

从这以后，老王每天下班，在家里呆不住，把篮球放在机台底下，下班笛声一响，夹着球儿就上球場去了；有时肚子饿啦，他回家往鍋里添瓢水，做他一个人的飯；吃完饭，把嘴一抹，不是到戏院，就是上电影院，干脆看不見他的面。

这天晚上，王德智賭气走了以后，秀芬坐在床上悶悶不乐，脑袋里象开了鍋的水似的，往事都滾滾涌現出来了。

韓秀芬是在一九五四年从海城絲綢厂轉到安东来的。在海城时就是生产模范、学文化模范，到了安东絲綢一厂干的更起勁了。認識她的人都夸奖她：“是个挺要强的小姑娘！”干起活来潑潑辣辣，頗有楞小子的架式。不多几个月，就被評上了五好团员，还出席了市团代会。

就在出席市团代会的头几天，她正在和同伙的姐妹們說笑打鬧，工厂团委曹書記笑着对她說：“你这个小姑娘样样都好，就是思想不进步！”

“俺……”秀芬突然吃了一惊，瞪着一对惊愕的大眼睛瞅着曹書記，好象在怀疑書記是不是說錯了人。

曹書記又重复了一句：“你，可不就說你怎的。”

这一下子秀芬可吃不消了，撅起嘴巴来了，心里不高兴地想：“說俺不进步？俺哪样沒有听党的話，哪样事儿沒走在前头？俺不进步为什么还叫俺去参加市团代会？”一个問号接着一个問号，每个問号都使自己想不通。